

知我者谓我心忧

李伟明

H先生某次接到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乡电话。来电者不知是想套近乎呢还是脑子出了什么状况,自报家门之后,就直接对H先生说:“你这些年当官可是捞饱了!”气得H先生勃然大怒,忍不住也动用了“国骂”。H先生这样的干部,向以谨小慎微、固守原则著称,谁要说他人缘不好,我定然是同意的,但要说他会“捞钱”,我怎么也不相信。别看这些年贪腐分子倒下一大批,似乎一时还很难抓完,但另一方面,不“捞钱”不“跑官”的干部其实也是很多的。可是,在某些庸俗之徒的遐想中,当官哪有不为自己谋好处的道理?当官哪有不找靠山不送礼的可能?在他们眼里,当官的简直就没有一个好人。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想



半本书——《书之书》自序

李伟明

这本书,是关于读书的书,也是勉强为之的一本书。因为收在里面的文章都和书有关,所以取名《书之书》。

写这么一批文章,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。那时,我在报社负责副刊,常常感叹本土作家的作品难以走向全国。虽然有几位老作家曾经在业内名声不小,但到了互联网时代,他们的大名在网上几乎搜索不到,更别提当年那些作品了。酒好也得勤吆喝,我认为,在百花齐放、写手如云的今天,作家们的作品哪怕再好,也需要有人推介,光靠自然生长,恐怕难以走得长远。于是,我便和编辑部的同事商议,在副刊开设一个栏目,专门介绍本土作家。与之相对应的,我还有一个想法,就是以评论的方式推出本土作品。我想,一本书,如果有读者的文字助力流传,它被人提起的概率总是要高一些吧。

后来,因为工作调整,这个报纸栏目自然消失了。为他人写书评的事,我倒还在坚持着,只不过一直零零散散,不成体系。再后来,我调离报社,先后换了两个单位。

不管从事什么职业,都没有放弃阅读与写作。到了2017年年初,赣州市图书馆为了营造读书氛围,在《赣州晚报》(现已停刊)开设《书香赣州》专版。因为我写过一些书评,图书馆负责人约我开了个专门推介本土作品的栏目《赣南新作过眼录》。遗憾的是,2019年,我曾经两度工作过的《赣州晚报》就不再出现在读者的生活中了。令人欣慰的是,2019年评选第26届江西省报纸副刊好作品(2018年度)时,《赣南新作过眼录》获评优秀专栏。

此后,我还陆续为本土出版的新书写了些评论性的文字发表在《赣南日报》等报刊。按我的想法,是要将当年的专栏《赣南新作过眼录》写成一本书出版的。但写着写着,我的想法有了些变化,索性选择外地那些已故作家的书,包括正宗的古人作品评一评。

于是,这两年,我利用业余时间,集中读了一些古典作品,以及现代已故作家的作品(有的以前读过,这次为了写文章而重温)。因为向来喜欢武侠,自己还写起了武侠小说,便借此机会对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也谈了些体会。梁羽生的作品可圈可点者不算多,放在一篇文章里说完。金庸的作品本来值得细品,但时间关系,只选了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各写一篇,而且只能写成“印象记”——很表象,确实只是凭印象点到为止。

这两部分内容,便组成了本书中的“赣州书”和“九州书”两辑。此外,我将和自己的书有关的文字单列出来,作为一个部分。这部分的数量最少,纯粹是为了交代此前出版的几本书的写作背景等,带点“备忘”的意味。

就这样,通过后面两部分内容,又凑起了半本书。半本书与另半本书叠加,这本《书之书》就算完成了。

我知道,这只是一本小众图书。写这样的文章,出这样的书,还有一个出发点,就是希望倡导读书。当今社会太需要阅读氛围了。不管你读什么书,高雅作品还是通俗读物,总比不读好。想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,地摊文学繁荣,火车站、汽车站等公共场所都有书报摊,虽然也有人痛斥某些读物低端,但回首起来,那未尝不是一个全民阅读的好时代?再看如今,很多人懒得面对文字,只想通过短视频(连稍长一点的视频都没耐心了)打发时间,甚至免费赠送图书也不想接受,徒有豪宅却无一册藏书,凡此种种,还真未必是什么好事。长此以往,人类的文化水平、认知能力会不会整体滑坡?很多生存的本能,会不会就这样渐渐退化乃至消失?此情此景,多少有点让我杞人忧天。但愿我确实是多虑了。



余,问他们,一个穷村,哪来的这么多钱?莫非这些年,天上不下雨,改为下钞票了?然而,他们根本听不进去,还是坚持这个口径。只因他们坚信事实便是如此,所以从来不讲逻辑。与他们沟通,基本别指望达到什么效果。这些年少有见面了,不知他们的观念有没有变化?

在地方任职,我也经常遇到一些指望本人利用职务便利打“招呼”的人。这些人,可能和你毫无交情,却拐弯抹角找到某个与你半生不熟的人,要么开门见山,要么曲线迂回,不是请你染指工程项目,便是让你插手人事安排。更有甚者,为了理直气壮地干预我们的工作,让你与他达到“情感认同”,“苦口婆心”地教育你要“少整人、多栽花”,言下之意就是要你在工作中“高抬贵手”,对某些贪腐问题改变立场,放弃原则,无视职守。其中一些人想法极其幼稚却自以为高明,那些荒唐之言,让人听起来实在反感。比如,有的人认为,“有权不用,过期作废”,得赶紧抓住机会,好好为自己谋点好处。这种人,永远不会理解别人的正义之举。还有的人则赤裸裸地表示:“事成之后,我一定会感谢你的,尽可放心帮我!”把人际关系完全理解成了利益交换,以为满世界都是见利忘义之徒。

喜欢算计的人,总认为大家都在算计,于是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,时刻对他人提防得紧紧的,甚至对谁的话都不相信。结果,就可能想多了,想复杂了,把正常的事想歪了。曾经向某单位提出若干工作建议,他

们听得唯唯诺诺,表示立马执行。随后,却来问我的部下,领导那些事,该怎么给他办才好?让我的部下莫名其妙之后,恍然大悟;恍然大悟之后,大跌眼镜。原来,人家以为那些工作,是我个人所需,要做,也是给我做呢。还有

的干部,你安排他做某项工作,他第一反应就是你想从中谋取什么好处,然后,掂量一下这事对他有多少好处,再决定是否去做。这种人,基本上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的,他从不相信有人会好好地考虑公益事业、公众利益。

做人难,做干部更难。做个普通人,不想和别人多打交道,还可以选择回避。做干部的,面对大众,由不得你不理会。大众想法不一,众口难调,各种误解误读便屡见不鲜。某个特定的时空,甚至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。比如,某个系统,来了个腐败分子当“一把手”,那便直接污染了一方政治生态。这个时候,“清者自清”便显得尴尬而艰难。一粒老鼠屎屎坏了一锅粥。“老鼠屎”多了,粥便可能被“污名化”。

不管置身什么环境,做好自己最重要。即使“潜规则”盛行,也要坚信自己的判断,坚守自己的原则,坚定自己的信念。古往今来,被人一时误解的人就不少。“周公恐流言曰”,这个委屈够大了吧,人家也忍受了,这就是干大事的人。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,心底无私天地宽,别人一时不理解,也不能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心性。

我们倡导,不管什么时候,都应洁身自好,不随波逐流。但同时也要看到,如果大环境不好,坚持正义的人就会孤独,这样的人就可能会越来越少。所以,越是环境欠佳,越需要多一些正义的声音,让正义者抱团取暖,增强信心。真正的勇士,当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气概,即使遇上无星无月的黑夜,也要做那只散发微光的萤火虫。



账本里的雪域

陈龙

装订线深深勒进泛黄的凭证册页,算珠在五千米海拔凝住寒霜,如星子沉落寂靜。我以指尖丈量零与壹交错的峡谷,打捞铁血铸就的番号。

审计报表卷起高原苍劲的朔风,复写纸印刻下钢枪与岁月的年轮——某年某月,一颗螺丝钉楔入巍峨界碑;某夜某刻,运输车碾雪破雾载暖而来;冻土之下,油管与光缆如潜龙蛰伏;边境线上,道路在云雾间蜿蜒穿行;训练场畔,炮弹于靶心绽放成格桑花;白衣身前,不分兵民皆可救死扶伤;联谊之时,阿妈的酥油茶漫溢醇香……

而高原红浸透的工资签收单上,指纹与签名叠作雪莲的图腾。整编

时注销的番号,工整地书写在打包的账册封皮上,蓝黑墨水倒流,汇入茫茫戈壁滩上年少的月光。

六十载风雪磨平票据毛边,却仍能看见珠穆朗玛在报表缝隙间,将每一次巡查的里程,换算成国土的重量。审计印章朱砂如血,烙穿所有试图模糊边界的墨迹与虚妄。

当退役令划开黄昏的装订线,我将自己归档为永久的第0001号凭证——资产类别:界碑旁永不锈蚀的螺丝钉;负债栏空无:青春已全数押给雪山。

如今核算软件早已湮灭算珠的声响,我仍以钢笔蘸取雅江之水,在云端备份冰川所有忠诚的二进制。须知这山河的账目,值得以亿万次心跳反复复核。



用光影连接 让文明对话——来自第二届金熊猫奖的思考

陈凯歌

影视艺术既是客观世界的载体,也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。我们通过镜头观察世界,也被世界通过镜头观照。这种双向互视的过程,就是文明的对话。担任第二届金熊猫奖评审委员会主席,让我深刻感受到金熊猫奖不仅是一项镌刻荣誉的国际影视文化大奖,更是以影视为舟,以大熊猫为信使,跨越山海,连接不同文明心灵的友谊之桥。它也让我愈加坚信,一切优秀文艺创作,都是在“不忘本来、吸收外来、面向未来”中展开。

向内观,在传统根脉中照见精神的源头。我这一代电影人与传统有一种既亲密又疏离的复杂关系。我们成长于一个疾呼“告别过去”的年代,但当我们转身回望,却发现那片仍然遥遥在望的土地正是我们精神世界最深的根脉所在。在拍摄第一部电影《黄土地》时,我把摄影机放在那片沉默土地上,想透过镜头去探寻:是怎样的一方水土孕育了我们的祖先?是什么样的歌谣让他们在贫瘠中依然抱有生的希望?拍《霸王别姬》,也是为了借京剧表现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关联。

本届金熊猫奖获奖影片中,《长安三万里》用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容,表达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;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借助中国传统神话角色,讲述了一个对抗命运、自我认同的现代故事,打动了无数观众。真正的创作,从来都是由内而外的。艺术须向下扎根吸取营养,才能向上生长。源远流长、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,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原乡与文化底气。它不是静止的遗产,而是流动的江河。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的汉唐气魄,“采菊东篱下”的魏晋风骨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宋人雅韵……这些精神气质沉淀为我们独特的审美基因与智慧结晶,也是我们面向未来时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

向外看,以影像为桥梁展开文明的对话。没有一种文化会在孤立中繁荣,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大放异彩。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开放的胸怀和对话的勇气,真正的交流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奔赴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迫切。如今电影界的国际合作,早已超越技术层面的“合拍”,而是在寻找文化上的共鸣,创作本

身就是一场生动的文明互鉴。金熊猫奖不设藩篱,不论地域,只以作品说话,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,穿透偏见的高墙,直抵人心的深处。它让世界各地的影像故事在这里相遇,在这个过程中彼此看见相似也看见差异,更看见融汇连接。无论是凝结着东方美学的诗意表达,还是探索数字时代的先锋叙事,只要能承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,都值得被世界看见。当我们打破认知壁垒,通过镜头走进另一种文化、体验另一种生活、理解另一种价值观时,文明的活水开始流动,世界在更深处彼此相连,成为一个息息相关、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向前走,在技术革新中探索影像的未来。传承是根基,交流是视野,而创新,则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唯一路径。今天,我们站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的時代,数字特效、虚拟制片、人工智能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影视艺术的制作方式。

然而,技术只是工具,人文才是灵魂。当技术为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时,我们必须警惕:技术那过于耀眼的的光芒,是否会遮蔽故事本身的光辉?我始终认为,技术应是思想的羽翼,而非创作的枷锁。人工智能可以修复历史影像,辅助生成瑰丽场景,但它无法替代导演的判断、编剧的匠心与演员发自灵魂深处的表演。技术没有温度,而好的电影永远是温暖的,因为它关乎人性。爱、希望、回家、告别……这些人类共通的命题,才是影视艺术的灯塔。在这个图像信息爆炸的时代,影视创作更应当回归本心:关注人的命运,探索生命的意义,追问存在的价值。真正的创新不是对技术的盲目崇拜,而是思考如何运用新工具,去讲述古老而永恒的人类故事,这或许才是技术赋予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想象力的挑战。

镜中天地,文明相照。时代赋予影视的使命,早已超越娱乐与叙事,成为连接古今、沟通世界的文化力量。它深植于人类文明的古老土地,也辉映着世界文化的灿烂星空,而技术正以创新之力不断推动着影像表达的新生,赋予其跨越时空的可能。传承、互鉴、创新,三者互为动力,彼此激荡,构建起文化演进的循环。让我们在对白中抵达理解,在互鉴中携手进步,以影像之镜,照见人类共同的未来——那正是我们命运与共、美美与共的明天。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

《蝶恋花·雪域甲子颂》

李亚麟

扎西德勒声声浩

唐古拉峰斟春酒

金顶祥云绕

哈达横空

忽报金钟鸣双甲

冰河曾饮龙雀刀

格桑溅血燃戎帽

裂帛撕云啸

风雨裁襟

廿载雪域肝胆照